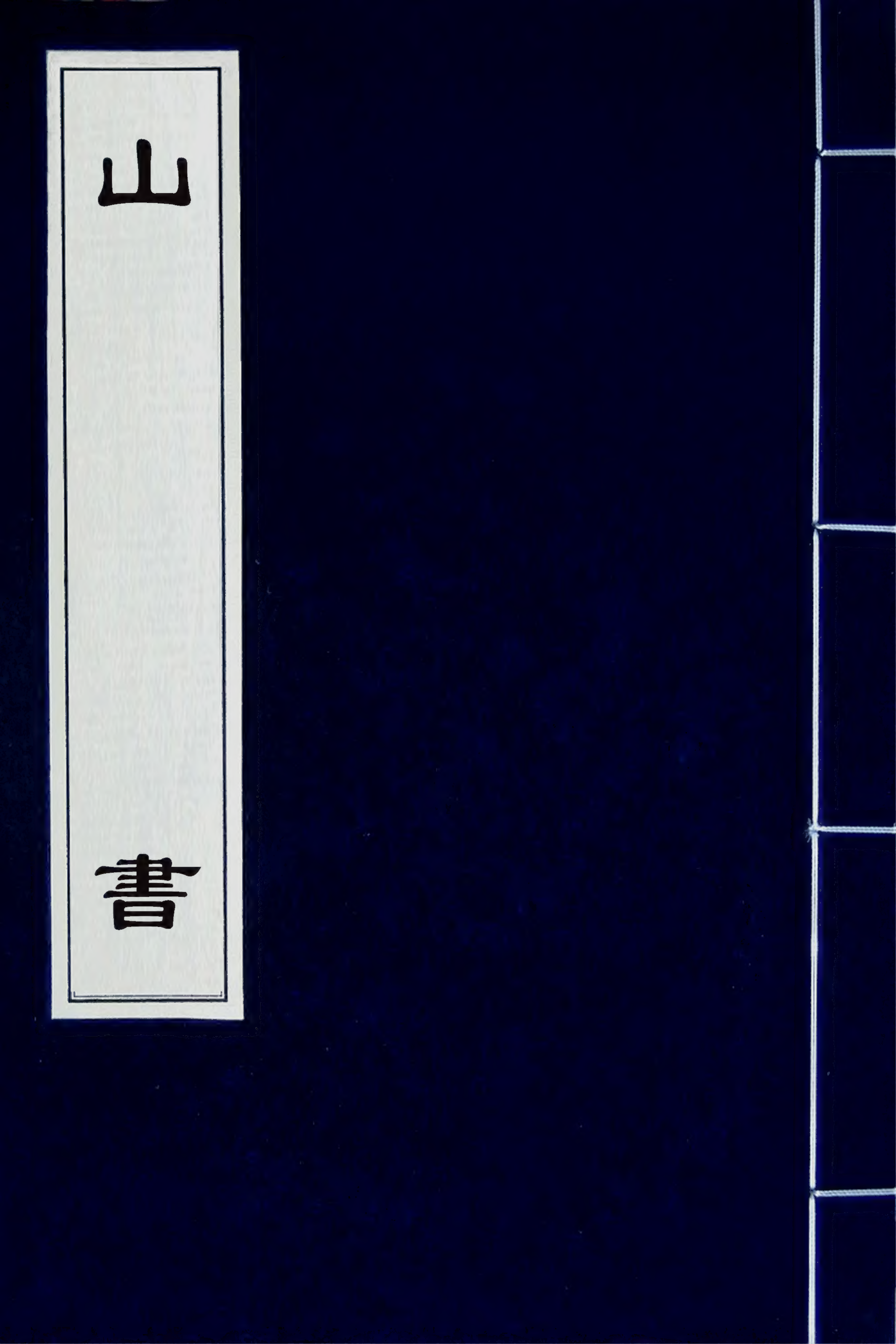

山書

山書第十一卷

召對記注

崇禎十一年正月諭以後凡遇大召對准史館四員紀注如聽聞不真勿得臆傳仍呈閣閱正進覽

議支全俸

諭戶部各官俸祿養廉之需祖制原屬優厚邇以折給過多遂致數薄着將各衙門官俸詳查原額若干該銀若干折支數若干合照額全支何項可以處補逐一詳

晰條例具奏

行大統歷

諭禮部欽天授時大典奉旨畫一該部何得一味游移這歷法着遵會典仍舊行大統歷如交食經緯晦朔弦望因年遠有差誤者着張守登等旁求參考更正李天經等議叙郭正中赴州任蔣所樂魏象乾魏文魁等歷過俸廪查給郡着回籍

司兆下獄

二月諭錢局孔弊疏參有據乞亟多開弊竇發露乃奏
旨嚴訊竟不恪遵妄云事雖可疑罪無虧溢徇私輕擬
該部職在問刑無以別衙門推諉鄭三俊熊經法官執
法路乃竟委曲庇奸如此陰謀蒙蔽巧行欺枉深可痛
惡俱着革了職法司提問　南右通政徐石麒還入賀
到京拜疏救之曰臣備員留京奉戍入賀開關驅馳顧
瞻周道見大江以北千里甌脫鐵騎以南三時不雨澤
鴻滿野量壑幾半入歲以來知我皇上精心密禱仰格

至啓而雪不對條雨不濡軌竊意君尊如天臣卑如地
天道太上而不及下濟法不得而地道太卑而不能上
行亦不得而盈之亢旱意者皇上威名峻極臣子奉職
無當漸成翕然之形致有鬱攸之應歟正欲以傅德綏
刑霽顏納諫仰體天聰然後陞辭乃本月初十日伏見
刑部尚書鄭三俊奉旨提問下獄臣旅次驚聞未詳本
末因思三俊受恩崇朝致位正卿皇上授以執法之官
分宜竭忠報稱一旦仰觸宸衷自干嚴譴此必職業所

係輕重之閫出入有負皇上之任使者雷霆所及斧鉞何辭既又伏而思之三俊昔事神祖歷著勞勩迨事皇上亦已十年于茲矣一生風力屢挫奸鋒四壁蕭然素標清骨臣親見其爲南戶部時力參不職司官清楚錢根窮窟皆夙蒙聖上鑒知不知何以精氣耗磨今者頓畀一至于此恭繹抄傳之明旨真有不能不責備于三俊者惟是朋謀勝敵巧行欺罔爲人臣者有一于斯當膺顯戮三俊雖老而耄訴其性植孤忠不敢出此今爲

司寇僅僅敝衣一篋纍烟不繼下理之日妍骨薪枚所酒相賀羔羊素絲之風尚可想見雖一時膠守成例往複稽會似爲推跡罪誠有之至于朋滕欺罔臣敢剖心代明以祈皇工始終保全而矜宥之也三復聞命之時即因服束身自拘司敗舉朝動色行路吁嗟謂此亦曾備皇工股肱大臣之末者朝而冠裳暮而犴狴譬諸犬馬骨不得蒙帷蓋之賜焉凡在三事九列亦何嘗之與有當亦拊心而自憐矣臣又回思三復六年考滿時人

皆以得進爵階為榮而三傻獨以疏懇未殄為愧乞身再四逡巡歲餘不蒙俞允懼闕考成前詔就道何令此時得蒙皇上俯從其請賜之骸骨為三傻者今日尚得與田夫牧豎歌詠太平傻游耕鑿豈不為熙朝傻老識事髙尚美談而免以遷秩之隆恩釀敗法之罪案三傻之辱諸大臣之辱也亦朝廷之辱也且自皇上御極以來先後諸臣罹丹書者至于圜扉為滿即使其人盡皆允協幽陰景色猶恐干戾天和下召地變而況問擬惕

于威嚴之下者有將順而無挽回有彌縫而無補救株
連蔓引九死一生于刑期無刑之意竟何當焉書曰與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傳又曰失出臣子過小好生人主
大德今皇上以輕擬之故深督三復恐將來必有承順
風旨以鍛鍊爲能事以鉤索爲精神而反負皇上法天
恤獄之本意矣陽和已布幽草猶知向榮嘆蕩無痕槩
臣未逢視網伏乞皇上念三復秖礪畢生過誤一事得
從槩保以策後容或姑許在外層案候訊俾國法凜然

仍無妨于國體君心迴朕即仰合于天心臣即受出位
妄言之誅彌彰皇上轉圜從諫之美矣上傳旨朕以渺
躬仰承天命君此萬邦所與共治天下惟爾文武諸臣
或股肱心膂之司或爪牙耳目之寄誠能謹守祖宗成
憲各矢精共劘致太平有何難事乃數年來災變頻仍
中外交訌財用空匱民生彫戚綱紀凌夷風俗頹壞固
朕涼德所致爾大小臣工亦安能辭責良以官貪吏猾
賄賂公行欺蔽成風恬不為怪舉動顛倒賢奸鐵根肆

意伎挪刑名任情出入即如鄭三俊一案已具牆穴情弊顯然有何可疑乃敢周推諉巧為彌縫屢奉批駁亂法愈甚尋負朝廷不負私交尋溺職業不破情面若果公忠執法之臣朕方求之不得豈不保全愛惜何忍摧抑但念無贓賄姑着他回籍聽擬以後文武百官都要洗滌肺腸痛加警省同心協力恪盡職業共致太平則朕之至願倘執迷不悟仍蹈積習國典具存勿貽後悔

特諭

查覈錢糧

二月諭軍興以來國用莫支惟戶部職司天下錢糧兼連年議增許多條款若使一一盡歸實用何至屢屢動時庚癸無奈頭緒淆雜叢奸莫詰收支舛混積弊滋深況小民原餉逋欠官吏侵多挪那與其分外搜括徒滋奸宄不若額中清釐免擾窮簷照核內蠹必查外蠹清出數須釐入數爾部都察院吏科即與科道中公舉有心計無情面者二員令專司其事一面會同行文各省

直撫按司府着自崇禎四年起十年止凡該舊餉新餉
有額無額正課雜課本色折色蔬菜賦役贓罰雜項但
自一應起運錢粮及扣抵減存民運經解等項責令條
晰開註某年某項完過若干解過若干實欠若干後又
補解若干某年月日解官解役某人批解若干某項未
經批收州縣造冊徑申撫院即將原冊類解不必往由
司府造冊徑投該差科道不必經由撫按造冊必官親
核勿憑吏胥顛倒數項務從實開寫勿替他人彌縫不

許以彼項牽入此項以無額牽入有額不許以侵那指
為拖欠不許以未解飾為已解如州縣已解司府而司
府那移隱匿或司府已有批收而京邉底册不載又如
起解本色而年月數目不合或假印札或洗抵匿批或
有批無銀或賄改分數種種弊端言之不盡務要推類
旁搜澈底磨勘各鎮餉司收支四柱并看撥年撥欵一
體據實造報俱勒限去以工并敷規則敢有泛視玩違
或借口遠册玩將應解錢粮沉延者俱即指名叅究仍

一面先將部中各册悉心詳查通以入數對出數將先數照文數入數既明出數須求着落究數已雖久數亦須督催如錢粮清楚有裨國計即作弊官吏可免深求該差科道但要能私奉公力負委任如事不掇而早數殘則從優論叙若畏徇容隱苟且玩延或事未終而銷推卸必從重處分再查天下錢粮存留着多當此遐服多故需用緊急除軍餉宗祿外遲着先儘起運酌緩存留有善奉行者亦准獎叙該部院并與敕行將諭

改御史為總兵

二月改河南巡按御史張任學為總兵官鎮守河南

東宮出閣

二月御史謝秉謙疏言伏覩皇太子以崇禎十一年正月十八日加冠二月初七日出閣一切典禮斟酌損益咸奉宸斷裁定以端蒙養而成聖功者豫矣皇上秉乾行健每以嚴明行其仁愛于文臣則級已盡而虛降于武臣則罪莫大而許贖于兵荒地方錢根蠲半分別蠲

綏德至厚也乃吏宜飭而仍玩民宜撫而仍困譬之琴瑟不調當必解而張

慶典告成之日下詔更始廟將文武各臣降級戴罪兵荒地方緩徵某年某年錢糧盡行赦免自崇禎十一年二月初七日為始文武職官有犯實行降黜提問一概營徇葛藤兵荒之地錢粮勘實分數逕免盡除緩帶名色示皇太子以惇大精明實政其在臣民之被澤者無不仰重輪之照沐少海之波矣

申飭學政

二月諭昨據詹翰諸臣面奏省直試卷多係假偽小學久頒近今尚未奉行殊屬玩廷爾部再行申飭以後歲科考畢即將原卷起解有謄改遲延者參究各考試卷俱要小學一篇有仍前不遵者參究朝廷倚任部科如見弊即究雖有不肖豈無警惕不得黨飾相沿違者並論爾等戒之

清公學臣

二月御史吳甡凱言臣有學臣積勞已久一凱舉提學
僉事來繼咸清公自勵學行兼優例應遷擢此非臣之
私言乃通國之公論也繼咸奉敕督學山西俸歷三年
歲用兩考臣耳而目之久矣赴任止携一二僮僕行李
蕭然不異儒素其居官清執不阿抗直自遂謝絕竿牘
所凱皆寒畯名士損學租賑殘邑貧生闡揚節義修葺
先臣魏允貞所建書院課士作養秋闈元魁半出其中
臣凱所薦孚守實錄上自藩王下逮士庶人人知之人

人能言之聞按臣時對人言大收遺才本院批呈送考學臣不考則已又從而降罰之日中無本院又曰十五日三司同見出語相侵若不具參有何顏面臣竊以考事提學專成未可侵辱言語一時不遜何難優容而不言按臣恨之入骨且列款糾之汙以贓私矣通學生員朱善等宗生朱求我等新中舉人衛國祚等數百人屢次具呈僉稱學臣剛直正道難容又稟稱按院承差快役五六輩鎖拏學道吏書等役鍛煉之以成獄如公道

何合省輿論如此詒貽在人耳目臣亦未敢盡言天維成一人之身耳臣以為清揆臣以為貪行致令是非顛倒賞罰混淆其關係朝廷勸懲甚非渺小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一時之喜怒易動清夜之良心不泯今維成逮京究問窮勘到底貪廉自見勿但究問其款中之事與人也若衛蕴為矜復命揆臣提究在京既無懸坐之法在晉終有文致之嫌不如一併解京供下法司從公訊實伏乞勅下該部將揆臣前疏與臣之疏并行核勘則

公道昭而人心服矣

奨廉示勵

二月戶科給事中李荆禴疏言臣觀邇來人心亦多知所祓濯如督臣盧象升撫臣孫傳廷清心核屯一歲遂得款十萬餉撫臣蔣徵奇潔己釐鹽一差多觧十萬金外餘因地輸助因事急公人懷篤棐厥纖羔羊素絲之風只慕遇之而不謂有以罣開者豈人心之終不可格于何維新之治若此其難也臣愚以為懲貪之法雖

不獄嚴而獎厲之道尤當亟講是以古之帝王不汲汲于求不肖者而斥之第孜孜于求賢者而用之蓋懲一人而有不能盡懲者尚生僥倖苟免之心獎一人而化令不及于獎者咸懷愧怍之念奮勉之志在昔伊尹舉而不仁遠則知賞之為難固有捷于刑之為威也臣謂廷臣中循理將著者或表之庸在或輿論所共推皇上雖未必不心識之而群下未喻也祖宗朝有手書其名者有袖金以賜者故人咸感奮願皇上賞傚以此意拔

一二人優異之佼班聯大小皆有以知聖意之所向有不自爭濯磨者誰乎外吏吾廉其恩澤及民尤爲親切請皇上勅撫按于所屬中各舉清介特聞者一二人不得徒作循卓套語第實著其一塵不染之狀若何務在深得民心允協公論一如先朝故事賜以璽書表帑崇之或加秩賜金以久任之使薄海成風皆有以知聖主心之所求而有不自厚砥礪者誰乎夫勸導神則磨厲速教化行則風俗變雖此日時事多艱必需通方應變

之才始足以集事然賦才在天不可學而至者也立命
在人可相觀而成者也是在皇上一鼓舞間將見廉恥
道興苞苴弊絕清議重于名教衾影畏于大廷然後從
此中求才乃得真才無有賄賂市交奧援延譽者矣

江西獘政

二月江西巡按御史邢紹德疏言竊惟則壤成賦者厚
下之仁意公終事者戴上之義凡民有心孰敢背逆臣
初入江右即祭江右之風以為土瘠民貧俗醇事簡士

民有恒心無越志有貿行無所愚其君子講學明倫以
道德仁義相砥礪矯烈而夫忠貞其小人安分知足以
農圃生涯相勸勉自愛而重犯法天下之元氣存焉清
議出焉豈其不明于急公大義而遺親後君也乃細察
所由實堪流涕俗漸趨于奢矣人漸近于頑矣悉根假
宗號有凶黨妖民寫主到處生民加以年來貪婪成風
州縣絕少愛民如子畏天明威者正額之外復有額正
派之外復有派火耗加矣又以馬站加添搭加矣又以

酒筵加種種名色追呼皆敲骨髓民是以見青衣里正搶地呼天無所控訴也乘以署印之官計日為年打算扣留那移關支不顧正餉歷年既久混淆多端吏吾閃爍旁滿愈多正額難清察矣夫民工父母下妻子兄八口胼胝三時至有秋告成竟不得一飽以樂室家天安得不逃天安得不盜手瓶罍罄竭兒女鬻賣存者有形骸而無精神有覩息而無情色尚有奸宄細人精年老稍交通衙蠹結連里甲影射飛洒那移免役百姓

已納十之五而起解完無十之三尤令人裂膽摧肝無可奈何為令之計惟有嚴懲貪黷一節足以清本澄源要莫亟于親民之州縣令矣如能居心似水持法如山不加火耗不取罰贖不行攤派不折硝磺不誣奸盜不賣人命不傾富室以作科為家政看被急為調停要歸于為民請命為國儲餉如是而令有不行禁有不止期會有不應者臣不信也蓋一惶頑難化積習難返勢要抗違豪蠹撓阻富室包攬監生青衿詭寄飛洒指名申

臣衙門具疏入告即處以如律之法俾臣得借天寵靈以洗滌貪惡激發士民心志斷不敢令狐隱之徒猶或縱橫無已心也臣天心不辱君命不屈心于强禦不饒指于面情不敢通一字于長安要路甘受勞怨修明職業如不能實心任事庇護貪婪乞皇上先處臣以曠職之法而後及司道府官與所宜處者庶幾大小相戒防維相成百姓急公之義可激江右仁義之俗可興矣

士先德行

三月兵部主事黃裳吉疏言伏惟朝廷所以取士者有鄉會兩試而所以造士者有科歲兩考若科歲兩考所錄皆端人則鄉會兩試所得自無取類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請自今學臣考試先令通邑紳衿耆老公舉諸自三十以上有能盡道惇倫有為有守究心經濟步伍光民直足當賢良方正者臚列實際郡邑勘覆申報學道臨考將試卷另編字號取其文理平通者居第一等然後以其餘文藝優長者居第二等凡解部試卷必

須填寫實跡居前文章不求華富但取明理為主自是鄉試場中將一等試卷另編字號先儘文行兼優者中完然後以其餘文藝優長者湊足解額之數如是德行文章兼收並進則忠厚正直出其中即經濟學問亦出其中豈不收賢才之實用也哉至于掌教之官尤為育才之藉似不宜以日暮窮途輩廢之歲貢自六旬以上況其赴京廷試即令冠帶榮身仍即以科歲一等文行兼優者挨序取補由是鄉貢科甲盡屬德行之選而塾

授供清行之既久人相爭為孝弟仁讓忠信廉潔之事廊廟之上有不雲蒸霞蔚精白承休以成至治者臣不信也

編遣定例

三月諭兵部編遣事宜以二千里為附近以二千五百里為邊衛以三千里為邊遠其極邊烟瘴以四千里為率止拘本犯無犯則已不許扳拘親鄰取結滋擾如有痼疾衰老不堪荷戈在於口外為民

表白清臣

四月御史葉初春疏言該臣于本月初二日有欲作敢言之氣宜寬言事之罪已賜台遲建言詿誤諸臣以大闢言路事一疏本月初十日奉聖旨建言諸臣已有旨了曾櫻謀陞獲賍有據何謂隻守不入長安葉初春着確實回奏該部知道欽此職聞命自天不勝惶悚自惟作令六載亦知秋獄引經據賍定罪以申國法曾櫻謀陞見有賍據職曷敢為之辯惟是櫻之硜硜自好義已

有年非特臧一人知之其在鄉則有鄉評在官則有官評夫固人人知之亦人人能言之櫻以四年署部出守毗陵嗣轉閩中監司已幾七載其清而且執遲數年如一日未嘗一移守長安毗陵閩中見有士紳俱在班行可問也臧在閩與櫻共事者二載其儉約茹淡一介不苟之概宛然可述亦灼然衆見不特臧也尚有同官如原任海澄縣知縣今授翰林院簡討鄧之祥原任安溪縣知縣考授河南道御史今降補上林院典籍許自表

見在受戕之下俱可問也無着誅陞一節雖經辯駁實有贓跡可據其堪駭異但不知曾櫻有手筆與否或有家屬囊金而至者否今已奉撫按提問之旨想旦晚間可指獄庭其贓跡所自來與贓跡之誰交誰受見有一千人等自當和盤托出如果出自曾櫻之誅也是櫻為而截人而晚節之不終也其自喪生乎自干法網也如不出自曾櫻之誅也是誰為曾櫻作此犯法事而排金以自累并累櫻也其李代桃僵為人干法紀也是贓所

為不待其解而大可駭者也職為皇上耳目之官風聞
言事猥以時事之可異而瀆陳焉望皇上並發該部研
究根因直窮到底庶誅陸無隱遁之情形朝廷有必行
之法守總之硜硜自守者曾櫻之素也是職所能據實
以聞者也誅陸獲班者今日之事也亦職所竊疑于中
而不敢不以聞者也白鏹既已有據國憲自是無私我
皇上睿哲如神幽都畢照諸臣奉旨訊鞫亦必顛末其
核其孰敢于日月雷霆之下然毫隱徇故為出入于其

除而職敢為之辨哉謹遵旨回奏訊入曹樱逮至下獄
上令其在寓候訊後訊明係鄭芝龍重具肴若稽為營
陞樱不知也芝龍上訊引罪上命曹樱復職

劉曠大略

四月前討鄧之祥訊言大學一書上自帝王下逮臣子
有不幼而誦之者乎首曰明德即曰新民竊以新民之
義必且煩稱而難盡而傳只引無訟一事遂括新民之
本臣初疑之及一行作吏五載閱歷始信訟之為禍烈

聖經所稱為弗誣也皇上倘不信民受訟之害但聽臣指陳官吏取訟之利臣知皇上必有惻然動念將來立逼天下于無訟而後快于心者今自一訟而言之下自縣而各府各廳上自各道各司兩院公私費用每官每年合之不下數十百萬有絲毫非取之詞訟紙牘者乎不將官也已上各官之衙役各役之俯仰合之又不下數十百萬有絲毫非取之詞訟常例者乎故斯民之窮至于今時可謂已極觧不由此哉曰賦重而急相促使

然而臣恒曰非也臣曾叅之原籍身譜之仕地從未見百姓有因朝廷賦税為破産者何也朝廷賦税原從地起始有賦始有役原不至于厲民即地間有荒旱丁間有逃亡之不齊恒就一邑約略而言其間虛丁虛根者百中之一二耳特一聖明之年酌量清核累猶有進猶詞訟一事一被牽告中民之産數日化為烏有恒總民間之財十分言之為國賦出者十之三為詞訟耗者十之七國賦不可已是亦不可以已乎皇上如猶不信在

外交訟之害即以在內言之最小如兵馬司最細如雞
豚爭但一紙投入數十金之家頃刻可盡故奸民嘗借
為誣陷良民之資由此而上又可知也孟子曰古聖人
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伏望皇上由小
而推乎大由近而推及乎遠由內而推及乎外痛懲紛
囂之習立杜告訐之風將見無訟之化何難再覩所陳
大學之謨不託空誦矣

星月變異

四月月掩熒惑帝憂甚下詔修省兵部尚書楊嗣昌上疏曰臣見邸報抄傳諭旨以火星未順青服減膳竊有一二鄙閑寬聖懷于萬一臣所月食五星古來變異而史不絕書然亦觀其時勢主德何如政事相感災祥之所應不一其致今茲月食火星在于前月己酉納音屬土律應中宮然有陰陽之分戊申陽宮主帝座己酉陰宮主后妃其時貞卯適值熹廟成妃發引內外文武百官祭奠郊所白衣之會在陰宮已有其應無庸皷疑者

一也當食之時火星躔月在于上角不在中亦不在下
臣愚謹視明白無庸致疑二也惟是歷載是日火躔尾
十二度相距不啻萬里何為相掩者若果掩于八度當
戊申之亥何為已酉之寅將掩于十二度則火方逆
行無忽順行五度之理以此推之必月行見火而避有
將進將退之象其災祥亦可推也火留守尾始三月戊
寅既進而逆復始于丙戌戊寅丙戌者皆陽宮至于巳
酉陰宮之日乃躔太陰入而不見斯為月食尾者蒼龍

之尾水星也火留逆之為守所以勝故觸月亦不勝而為月食也時方黎明月遂西匿若其早尚當復見星貫月而出火星貫月陰國亡其國貴人兵死不出五年國亡宋人精義賦曰尾箕析木幽燕是稱溟渤碣石高麗暨三韓之所盡自北平保定終北紀之所窮是則陰國當之自有其應非臆說也且臣稽于古月食熒惑不為大災者蓋亦有之在漢光武建武二十三年丁未三月月食火星其年無事明年建武戊申之秋呼韓大單于

歎五原塞事下公卿議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四夷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以率厲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至孝明帝永平二年己未十二月月食火星頻年無事其皇后馬氏馬援之女也德冠後宮常衣大練明帝圖畫功臣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抑不與焉有唐憲宗元和七年壬辰正月月掩熒惑其年田興以魏博來歸李絳推心

撫納結以大恩還知制誥裴度至魏傳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戰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宋太平興國之三年戊寅七月月掩熒惑至其明年興師滅漢乘勝遂征契丹連年兵敗宰相張齊賢上疏以聖人舉事動出萬全必先本後全安內養外之說進臣愚所謂如此以為月食火星猶幸在尾內則外當陰圖聖上修德以召和治內以威外必有災而不害者

工科給事中何楷啟之曰臣日在外辦事伏觀聖諭以火星猶未順度仍青

朕減膳晝夜彷徨不能自已謹按熒惑自四月十六日逆行至于尾八度為月所掩今五月十五巳退至尾初度漸次入心兵部尚書楊嗣昌有疏指陳詞甚可畏職聞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德之動天桴鼓匪遠致手疏默籲而甘霖斯零此其驗也三光變異各以類應讖緯古候等書淩雜不法職不敢贅談第稱述其可信者古人皆言月變省刑又言禮虧則罰見熒惑月何以屬刑以日陽月陰陽既為德則陰當為刑也熒惑何以屬禮以

熒惑在南方主夏配禮又熒惑為執法之星禮失刑煩數相爾勝欲措刑莫如崇禮誠欲崇禮莫先省刑今爰書之煩極矣皇上軫恤寬濫諸所解網無一不快人心頃熱審已發部司所議矜宥止重犯數人而未結之案先後累之雜複過而問之獄牢人稠炎氣鬱蒸勢必釀成瘟疫深可痛也故會典熱審事例原有輕重因犯作速問理之條及出獄聽候之令今亦可倣而行之否者勅令諸司定限一月內將見監各犯逐一審結以懲工

裁問有桼疾深重者勘驗得實量請保候計所生穢必自無至且請自今永着為令凡內外問刑衙門但有留獄致一季不結以至淹斃者罰治不宥蓋使人知生之可重然後知刑之可畏知刑之可畏則為官者必共懍于憲網為士者必共明于小學為民者必共飭于六言自此禮教大行而犯罪者蓋寡職秩守經義以為消厭星火之變或有在于是者若夫嗣昌所言則職不能無惑者孔子作春秋災異不書事應今嗣昌縷縷援引者

出何典記如探其立言本心則路人咸指之矣引建武欵塞故事欲借以伸市賞之説也引元和宣慰故事欲借以伸招撫之説也引太平興國連年兵敗故事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説也其附會誕巧至永平十二年一條其所述皇后馬氏等語更不知意所指作要在且前言后妃後宫陰宫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是何為者耶今火漸次心心為明堂其前後星皆子属讖恐瞽史細人踵襲游談妄肆簧鼓職愚欲乞勑下緝事衙門嚴行訪

禁如有犯者即治以妖言惑眾之律昔宋景之時熒惑
在心景公一出善言立徙三舍以敬天法祖如我皇上
秉中和之德行寬仁之政月且重輪星自循軌鄭僑曰
天道遠人道邇職區區忠愛不憚盡言

拜颺新政

四月給事中孫正宸疏言臣入都旬日見銓臣田唯嘉
遜矣輔臣張至發罷矣道臣曾櫻釋矣神明不測迥邁
等夷而追維臣一載以內皇上治符堯舜蓋史不勝書

書也勤恤庶獄清理株犯千餘而煩冤除矣出帑賑山右減征發廩被火災等處而凋瘵起矣陳履謙張漢儒殛而奸宄懲矣章光岳朱繼祚袁鯨屏而逆黨懾矣蜀撫王維章逮延撫周汝弼易而節鉞清矣司勳鄭三俊原而國體全矣補高攀龍誥授惠世揚官復袁繼咸職優容黃道周熊而忠貞奮矣敦展親之誼遣使申諭而仁義兼行矣惟慎有成謀減兆朔食而邊隅氣振矣撤晉懿政臣從四壯僅閑一二舞手蹈足不知所以頌者

夏月御講尤祖宗來曠典清問霽顏應周軍國凡敵將
禦進核兵餉等片晷主裁臣管窺皇上深宮燕閒祗上
帝攬太阿必獨覩昭曠務察致爾致聖躬益清明聖治
益光大有君如此何憂乎外患何患乎內寇何畏乎巧
言令色孔壬蓋從古求治莫用人若皇上誠虔推德意
自閣部而下卿貳臺省部寺急五日一輪對商確詢謀
各令展給筆札具呈陳覽不合者隨時糾駁仰取進止
或事宜詳審人須確核仍集議朝堂斷自睿衷省章奏

之煩杜蒙蔽之蔽士氣丕振下情日通矣

飭行謚典

六月諭禮部易名之典關係甚重即應與謚者必確核品行心術如古謚法善與善字惡與惡字務使名實相符以示勸懲

失禮致火

六月工部尚書劉遵憲敎稱本月初二日有安民廠災變突發之一事斯時臣正病臥在榻忽聞霹靂一聲自

西北起臣不勝戰悸扶病疾馳到殿見殿中房廊庫磨一時盡塌梁柱椽桁縱横山積管廠主事劉延謨腰臂打傷壓臥在地不知此中密藏火藥何故掣空飛去致毀厰數年之辦造化為烏有誠今日以前所未有之災變者也　戶科給事中章正宸工跪曰昨藥局被火須環官民匠役廬舍無算因憶去年黄道周占驗非誣天天道遠人道邇鄭不復火修禳有徵比新局災後皇上所為求賢空獄堯舜之用心也然火變洊臻天吉曉人

明著深切臣憂心如焚中宵思過火于德爲禮禮者別宜而從地意是庶臣議論外變職業曠溺禮教不修坐致斯也以禮使臣如皇上無可顧忌奈何不展布四體重報禮以幹王事臣始臚其近者凡是非斷于朝矣舉歸于主大臣何名之有又何德之避焉且皇上從未以沽名市德疑大臣也頃大臣揭救鄭三俊錢謙益則爲是言以乞憐疑皇上甚矣是一無禮也史𡎺被蔡奕琛訐初辨則曰時局再辨則曰時局夫今時何時堯舜在上

之時也明揚側陋漸有治徵雖即欸說殄行要亦亟盛軌爲得以清時爲魁斥稱無忌思藉衆口以汙聖治是又一無禮也朝廷一番令甲一番私營非陳啟新循任怨憤發抄參則計處不謹之張檉芳借城工復銓職矣死灰然而天下謂考功之法可金錢贖亦可越俎謀也是又一無禮也官有守如農有畔磨勘試卷係該科職掌明旨煌煌今閣臣即儋科臣抵抹雖嚴糾恭不早所以發跳引陳頗僭受議求粥待罪自量已審臣無庸

贊但憑六垣職掌亂私允而致之各徇愛憎互為隱家首亂漸亡紀也是又一無禮也災異頻仍忠愛者尚請慨發罪己之疏宣布史館昭示內外何物李鳳鳴輒稱善言不可退星猶夫揮戈不可卻日以史傳美談僭諸俳誕將令日閒災變慣出內府金賑恤至意恣為迂濶子說者其首先應務攻與正論矛盾雖不可知而株殺災異瞞讕誣天是又一無禮也總之議論不清必無職業職業不舉必無事功禮教廢頹類條例見夫以陞下

明見誠深忠天地之心近察群小之失破大臣之所疑以定是非斥邪人之所借以申抑遏杜廢臣賣倖之實核有司徇隱之端以禁絶溺欺崇登雅正則赫赫天異庶或消弭伏覩天子寛平仁恕千古一聖宜有瑞祥何故致變變之興必由臣等臣敢訟言罔諱仰望徹中誠以撥地事專邪說至毒討典至公守官至嚴修省至重匪可私情由貌苟焉而已也語曰齊刑不如齊禮願庶官稍省臣愚之言感悟天變着誠去偽勵精回天災

善之來未有已臣滋恐矣

閣臣票擬

六月中書舍人陳龍正疏言竊惟票擬一事不足盡輔弼大臣之職而今日輔弼大臣果欲就票擬一事以盡厥職亦有道焉凡諸司章奏其言非當即遵其事非可行也即否其意非私即公未有介于兩者之間茫無定持而可依違二三其斷者也所藉于票擬正為投誠觀理析衷求平票擬果當雖偶值駁改亦宜婉悉敷陳暴事

的合如何天心至歷必能轉圜則案擬之中具有啟沃之道焉若隨發隨改至于再三謂原擬者是耶繼何以不堅其信皇上孜孜求治無間巨細槩期精詳其所以一再奪者不過欲事理得乎既然見其斟酌處分之致原非必盡更初擬始可允愜聖懷且以外間事理喻之郡縣詞訟申報撫按其稍重大者撫按必一駁再駁蓋亦致詳致慎豈欲概翻駁初招郡縣抱公心持定見者報明確原招允行十固八九以聖明天縱豈有輔臣能

嚴申前訊果平如權衡洞若指掌而不遁然樂從者乎
訊命曰后從諫則聖皇上于群臣封非時賜褒收况委
以股肱心膂之重論道經邦又非若親臣小臣補闕拾
遺之難為力者耶唐宰相李絳有云知而不言臣負工
言而不用上負臣今願諸輔臣皆以絳之志為志可也
頃自行人司之副倪元珙疏請閣臣票擬各自註名料
今日諸輔已無不殫厥心之愚惟念可否有一定是非
無屢遷謂宜深體聖明發政之心求至是于初擬又至

識于稷契則諸輔品識各可自見而皇上亦得洞見諸輔臣之能明良交賡庶事康哉孟子曰責難于君謂之恭臣以堯舜期君因以益稷期輔臣今一日而再致責難之說固臣所以致其恭也若乃本朝相業首稱三楊三楊當日惟以保舉眾才商確六卿爲務如長院劉觀貪士奇與榮劾去之而舉顧佐代卒爲名臣自後楊一清翟鑾共舉胡世寧掌院而罷黜原傲 王時中費宏亦舉姚鏌爲兵部尚書總制三邊世宗即傳諭行不待部

推是輔臣之充舉其職者中外大僚時時仰贊廟斷固
非止票擬爲司明甚而況或少曠于票擬之內其可試
臣再惟國初罷中書省歷朝止稱閣臣欲其名與事相
符也邇者閣員有缺廷臣章請恒倚枚卜爲名詳稽禹
謨枚者指大功臣卜者謀及龜筮非謀及乃心卿士也
與今推點閣臣事體非類語稱舜湯選于衆舉皐陶伊
尹帝與曰枚卜百揆于此恭酌其間因議定名自有攸
當或云選輔猶簡在帝心之義也或云命揆猶僉往汝

諧之義也或徑云推舉闔員則爵人衆共之義也務使名與實符以仰追聖祖不設宰相本意并倫末議供採納焉

杖毋罪案

六月錦衣衛吳孟明奏鄭鄤杖毋一案言查臣衛見監犯人共三起一起係田唯嘉家人一起係李皇親家人皆正在究擬例難保候其鄭鄤一起係崇禎十年二月奉旨到衛前任鄭之冇未經究問董琨于本年四月接

山書　卷十一　三二

管曾以鄭鄤病狀具題本月十六日奉聖旨鄭鄤是否
真病着責令調治速行研訊如致斃董琨不得辭罪該
衙知道欽此臣每進署即欲將此案審結據醫官馬龍
圖呈稱犯官鄭鄤久患癱瘓手足戰搖不能轉動後差
人相驗所報如前若一加刑訊難保無虞臣隨嚴批醫
官用心調治待其痊可完結去後偶一日會協理陸完
學諜詢鄭鄤病勢如何臣答以病尚未愈臣因問其杖
母事完學云若論此人負才名既藉門第倨傲放肆以

得罪鄉邦死不足惜至杖母之罪非其本謀臣又云既無此事何以敢輔溫體仁以此告人完學又云此事最為可宥鄭文鄭振先家有異仙能發人隱事一家崇奉凡有過失皆遭扑責謂之懺悔自振先夫婦至鄭鄤以下無不皆然不獨鄤母吳氏一人受杖也惟是吳氏受杖係振先之婢動刑想懷宿恨杖之太甚以致吳氏生疑杖時鄭鄤與文皆在其前不能求饒事則有之實非所敢聲也協理係臣鄉舊公祖與鄤同住府城知之必

真且言非一次臣遂信之及再詢之臺臣王章所言與協理相同臣因思鄭鄤罪案原在誤奉箕仙至于杖母一事據二臣之言不係鄤主使則鄤罪不至死矣

又疏糾許曦曰查大明律開載強盜贓情必要賍狀失主人命奸情必要奸所本夫非奸所得獲者不論臣叨問刑之責不遵奉太祖定律而誰遵孤鄭鄤杖母之罪乃發之去輔温體仁而云得之吳宗達之口然宗達及鄤之父母已死臣何能起九原而問之奸媳姦妹之事

發之在許曦云墮胎之醫見證之繼母并屍
此在現在之人正大明律所載之屍親見證也雖遠在
江南不兩月可到得其人而一證之豈不痛快直截也
郭雖吞長三尺亦不得而展辯也此臣所以欲提取之
實情也及奉旨不允不得不求發于出現之人有何畏
徇而亦以為臣之罪乎而謂臣父子拜為師生天下有
是不情之事乎程造至此恐核吞之報許曦斷不能逃
矣又謂臣差番役伺其動靜亦自視太高么麼小吏何

假作此陡防想其黨類中有作奸犯科者惟人覺察致
先下此一著耳總之毗陵多賢者然敗類者亦不少依
附名義恣行朋害無非假公濟私若是果盡出公心則
其鄉梓見有縉紳大家子孫與父爭寵手刺其父致死
者其死寧在鄭鄤之下何不亦出公疏糾討之為快乎
至謂臣父子招權納賄有兩大罡之謠臣受皇上重任
處極危之地眾目共覩方避權之不暇敢招權乎併望
皇上發勅廠臣令其細行緝訪有則重治所甘心也疏

上諭首鄉鄧忤親亂內淫逆異常許議等供證甚明這讞供仍屬含糊衛發吳孟明藐玩殊甚姑看章了職候旨另着司禮監掌印廠衛法司會審確招具奏及內外各官讞工擬辟命加等磔之

疏糾貪紳

六月南道御史成勇糾蔑法受贓貪紳蔡奕琛疏言庶法為臣子之防居鄉為立朝之本今日民窮盜起固由不肖有司敲骨賸膏而激之變亦多因不法鄉紳擬儒

庇惡而傷之心皇上軫念小民懲究豪宦屢旨嚴飭而
無奈廉聲風徼貪贖勢盛地彌遠者法彌玩官愈尊者
毒愈張小民不敢陳訴官司不敢上聞臣忝司糾劾倘
畏威避禍有聞不告何以稱執法而副皇上除暴安民
至意哉臣初抵南中即聞道路喧傳海寧欽犯吳中彥
父子一棠奇凶異橫罪狀滔天據臣以執法被毒知府
以郄金交恨而乃有不肖鄉紳原任刑部侍郎丁憂蔡
奕琛為之受賄關通打點出脫則大可異焉夫吳中彥

者萬惡巨富之胥郎而要與有名之逆孽也殺人七十五命擅侵鹽引官布錢糧動萬其子吳徵秀姦淫婦女二十三口因姦致死七命傷人兩目碟人手足二十餘件私刻牌票挐人私設水牢刑具繫人日有百數聲冤詞狀類有千紙叢經撫按入告奉旨提問擬斬矣而要琛受其重賄一力擔承脅持官司包攬翻案違天敗其奸中彥以萬金託撫官送知府石萬程萬程却之而立刻申文上司提中彥之子吳徵秀支吾不過當堂親筆

供出湖州鄉官蔡奕琛初事起得銀八千兩屬成通付隨後令心腹醫生陳月坡和尚金臺到杭州監中來講一應衙門包與出脫京中上下通身打點金臺同陳月坡過付銀二萬兩知府據實立案而海寧百姓覓帖一紙內開奕琛贓狀行賄之人受賄之數與徵霧口供不期而合知府將口供覓帖一併申文撫按司道批詳在卷中彥愍猶不悛獄中致書刑部侍郎章光岳覓民搜獲夭光岳過客中彥竊因何致通書遂如心腹奕琛以

舊衙門而兼秘友力爲囑託營求部覆其書現在又其一證也夫辟斬何法打點何事而乃以堂上之御貳交通罪犯希圖展脫何其知有賄而不知有法執聖明在上寬典森嚴懲貪而大臣之貪日甚懲惡而庇惡之黨愈滋身居九列鄉邦具瞻者所爲如是又何怪乎士習倒瀾民窮無告而地方所在有厝火積薪之憂也臣據實直糾絕無一字風聞彰響伏乞乾斷嚴飭浙江撫按將吳徵霧所供蔡奕琛得賄數目及海寧士民冤帖一

紙并披出中彥所致章光岳原書一一進呈則奕琛之藐法受賄恃威庇惡自無逃于聖鑒奕琛正罪而鄉紳畏法地方受福所係非小矣得旨令撫按從公確查據實速奏

閑員言職

六月諭吏部枚卜不拘詞臣該部應力持慎擇何乃泛濫遊移看詳酌閑列衙門官及在籍堪任者確推具奏

刑科給事中孫承澤請慎枚卜之舉錄建言之臣疏云

今當海宇多事措注愈艱伏覩皇上憂勤惕厲旦夕靡寧然啟發雖足啟聖而昇平尚未猝臻此其故何也臣嘗俯仰思之蓋治道雖煩擇術至約其要在于用人聽言二者而已況大表率之地有登一人而可當千百人之用者風厲之機有餘一言而可敵千百言之用者惟望皇上加之意焉邇者蕭清政本慎重枚卜蓋毅然欲與天下之豪傑圖更始也臨軒咨詢親擢言官蓋毅然欲與天下之忠讜集嘉謨也海內喁喁以為風雲之感

應極神一德之應求不爽今日者必得公忠幹濟若而人以用之矣敢言直諫若而人以用之矣乃臣循名責實因往知來而不能已于芹曝之獻爲請得而颺言之自竊位輔臣溫體仁等或陰狠而刻忌或優柔而伴食以致賢奸之用舍日淆海內之死生轉戲蒙皇上洞悉其狀姑予斥免中外一時稱快亦可見人心之同矣方今枚卜之典已舉猶廑聖明屢諏確衷真鑒前跡後之至意也伏乞皇上離明獨照將前後閣列諸臣合之平

昔講筵召對時意中之所物色及一時衆論之所推許得真品焉以副爾在斯不負救時之望矣臣所云扵席登擧宜慎者此也自邇年以來例爲借才之說與臺省一時短氣放入同仗馬口頰寒噤致蒙皇上屢以失職詰問足令人臣愧汗無地矣幸今言路發開疑忌盡釋真千載一時也然起廢之明綸久需銓衡之故事猶稽豈所以風侃諤而愧緘嘿乎而更有身無言責志在效忠薄處已可矯狂愚而轉圜遙延徵聖德此當詳確開

列以俟上裁勿負瞻顧起見以滋掛漏臣所云建言錄用難稽者此也凡此兩端實關治要惟望皇上一在慎重其始圖一在鼓舞其末路獲真才而收實用何憂天下之多事哉

考試閣員

六月御中極殿召部寺坊院官考試閣員手書黃紙示諸臣曰年來天象頻仍今年為災甚烈且金星晝見已逾五旬將謂主兵耶方今正在用兵四月山西大雪凍

甃人畜將謂邊地耶然時已入夏何所致歟朔近托耳
目腹心以致噐尤易起直枉難分何所憑歟限嚴遑
况尚未滅寇分則勦局更張再寬則功令不信况勦兵
議撤分應實難邊餉久多踰留未已民貧既甚正供猶
難使剝旁出如火益熱至于重利尚抑分畛忘公近名
比私即有清謹操守者又自儆睨遂非必也但合嚴遑
將宜禁戢有法卿等必能體國才足匡時其悉心以對
命閣官劉宇亮傅冠進文淵閣大學士薛觀國陞禮部

尚書餘官如故兵部尚書楊嗣昌戶部尚書程國祥俱
改禮部尚書禮部右侍郎方逢年工部右侍郎蔡國用
俱陞禮部尚書大理寺左少卿范復粹陞禮部左侍郎
俱兼東閣大學士都着入閣與首輔劉宇亮等協同辦
事嗣昌仍帶管兵部事嗣昌入閣時傳借刀内援禮科
給事中張希夏疏謂考試諸臣于語言文字之外別有
精神夢寐之緣等語奉旨朝廷擇輔原從詢考裁定何
云別有因緣希夏妄為揣摩殊屬誕肆姑着他回將話來

越日具奏謂從來自古聖主賢臣精神自相感通如黃帝之于風后高宗之于傅說往往夢寐得之我皇上慎簡諸輔誠在語言文字之中至于精神玄感遠駕帝王實出語言文字之外尋奉旨罰俸一年

清仁之旨

七月少詹兼侍讀學士黃道周疏言臣聞下士而尋要道適于太平福天而被至言榮于文繡臣少而根不得登洙泗之堂老而卒即觀勵華之澤自前月十八日臣

欣然會心氷解凍釋謂自精一垂訓而後古今儒臣未
有與領奧妙如臣今日者也臣是日從諸臣後敷言略
舉天人之義粗引精明之旨初無所中于要會裨于治
化至煩陛下特達開喻以為清任和之清乃學者造道
之基知仁勇之仁乃聖賢充德之局臣退而服膺思繹
此諭飢為忘食疲為廢寢蓋自古帝王與諸臣工下議
論文皇之力行仁義仁宗之心存忠恕未有洞徹蘊盡
一至于此也又自諸賢論道以來始基造詣各有其方

先儒之言止言修道儒之言良言靜自孔門而外未有得其次序究其始卒若聖諭所云者臣自揣窮愚得天者淺至今日乃獲披雲日而覩富美有以遡工古之傳有以造就天下之人才有以匡維宇宙之治化臣自是廷矣臣當日即當有所闡言猶恐人謂臣蓄之不深言之太早今既逾旬矣臣思古今學者皆可以為聖賢所患造道不力于樹基古今聖賢皆可以為堯舜所患成德不收于完局造道之始不本于清雖言修言止言良

言靜終有曲謹之蔽槁寂之非完德之終不歸于仁雖言知言勇言武言明終有權詐之非霸術之蔽夫使人主有霸術權詐之心人臣有曲謹槁寂之事則天下之治者必歸于亂亂者必不可治泰者必歸于否否者必不可泰而挽回匡持之說皆已矣陛下今日妙啟道心選言顯示于爛奐煨餔之中吐此精神于琉屯徹鑄之外宜悉胥蔡欲使天下後世之為臣者皆以清為本清則其性情清學問亦清好惡清賞罰亦清衡鑒清流品

亦清倫敘清紀綱亦清因而清之四方之流氛濁壓悉
攘奸宄無不清者清則何物可儌何非可遂恐其歸于
曲謹稿寂而已而陛下又褒勵之使其當任則任當和
則和則是天下更無有不任事不和衷之清也必使天
下之為君者皆以仁為歸則其生賞仁殺奪亦仁容保
師錫仁流逆放黜亦仁因而仁之四方之湯火塗炭悉
嘆仳離亦無不仁者仁則何功不集何利不溥恐其雜
霸小康不詣于純王而已陛下又褒勵之使其合勇于

知合明于武則是天下竟無有無知能無勇功之仁也所以然者清為天之敵氣君宜專受之而分以與臣臣又澄澈焉以佐天明之用陛下宜悳為臣者之不清不悳為臣者徒清而無所補于君仁為天之本心承所分受之而獨以與君君又翕聚焉以乏天明之體陛下但悳為君者之未仁不悳為君者徒仁而反無以御其臣子思子為仲尼血孫一生以誠明為本誠出于清仁出于誠誠立則明生體胥則仁立是皆工天之精神即為

聖人之妙用陛下既以洞達精微舉而行之則正人心以汰邪說以鑒別人才以澄清天下何難之有仲尼之論陳文子清而未仁惡其不能强諫養亂潔身至于首陽仲尼所謂仁者孟子直以清當之是則聖賢所至天下可知矣無識之士挾其權術以濁亂天下栩栩見多自聖人聽之何足以當糠粃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堯舜之君極于欽明堯舜之臣極于寅清惟明

惟清天下歸仁臣既以親聞堯舜之言親觀堯舜之心尚未敢有隻言爾直以成吁咈之誤則又何貴于瘖痳羨矯守先待後者乎案臣李綱曰天下之理誠與明兼與暗二者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識明而推之可進于堯舜疑則暗暗則愈疑自疑暗而推之其患有不可復言者如李綱則可謂知道也今天下尚可治人心尚可收人才尚可求以陛下之清明宣昭道化本至誠以御天下擇賢才以成功業強勉力行大則三年小則期

月昇平可致也諸雜霸雄誅用之一時非久執敗何所
當于道化而收之至于諸臣淑氣已分聖學未備或有
偏至之人偏存之論不妨包荒以照帝德識無取于遊
心莫違不求諸道而已也臣禀衰薄儀居湫隘胃暑執
筆不閑朝夕遂成血沸恐遂奄忽不能以面稽至道闡
繹精微猶憶名對所陳卑不足錄倘附記注使後世史
籍得覩聖王學問之精以及微臣開知之實紬繹無窮
雖文備太牢實自謂過之臣死且不朽

爭執綱常

七月少詹事黃道周糾楊嗣昌不守制疏言臣觀古今治績其典章法度雖受于先王誼不敢改至于事窮理極亦因時通變以盡其神惟綱常所係爲臣教忠爲子教孝垂憲萬世本于民彝不可易也禮三年之喪君命不過其門兵革鋒出時出戎右不施于士大夫宋時武弁如田況岳飛皆累乞終制太祖以劉基宋濂帷幄之任將聽其奔喪嗣後雖有奪情終遵物論嘉靖中年以

邉事孔棘起楊博于宣大還翁萬達于本兵然其時楊博且禫矣又以夙歷移迎雲中萬達以尚書降左侍郎栖遲不十日黑衣視事世宗心非之卒罷削以去蓋自是非終喪不稱起復也張居正以不守制損其聲名是後七十年士夫守法邉鄙亦無事天啟末年袁崇煥肎起于右廷崔呈秀醜類于樞府身旁弁鎻貽喙西市去今幾何時而士大夫蒙面衰心營推營復嗟乎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有不子之臣衛開方不省其親管仲至

比之猴狗孰定不丁繼母憂累世共指為人梟今遂有不持而服坐司馬堂如楊嗣昌者臣前三月在經筵見其吉服壓台辦以終制今乃未然嗣昌秉樞已兩年矣不知其何時居喪何人推轂而乃顛越至此自有嗣昌而海內無行蒙垢貽禍其親者皆御瑰投杖思操節鉞之柄喧于人心之喪亦遂至此乎陛下克已省躬以禮樂忠孝治天下遇有小小災眚輒減膳撤樂素服避殿以勵群臣所以然者陛下為天之子也天有遊行三

辰不斷猶之父母溫凊不寧則人子為之引痛不櫛不沐不食不寢以俟父母之平復陛下之藏膳撤樂素服齋居所以教孝也又况于為人臣者其家父母不幸委棄而儼衣冠擁輿從飛揚唱吒抗顔僚友之前此豈人理之所應有也才今宣大督臣盧象昇又竊載塋不視含殮椎心飲血以俟奔喪而廷臣動摧澗逮難移之人以綏其事臣見邸抄象昇所請附近撫臣權攝其事于理可通今又忽有奔推在籍守制之旨夫使守制者可

推則是閑喪者亦可以不去也閑喪者可以不去則是為子者可以不父為臣者可以不子也陛下以日月拂經星辰度犯煇氣違和尚下詔求賢引躬克治明示天下以君臣父子皆受于天禮樂刑政所從出毫不可背而人臣以哀毀不祥之身決裂馳驟彼此相煽以玷陛下仁孝之治于天地綱常之常是不宜使天下聞見之也天下人材固自不乏疆埸中外尚可料理即使人材甚乏疆埸甚迫當旁求中外誠信不貳之臣而用之奈

何使不忠不孝者連苞引類種其不祥以穢天下于治天下之道無他不過正綱紀審法度汰濁揚清舉直錯枉當于民心而已民心當則天心悅天心悅則陰陽調風雨時雖有邊疆之警使忠臣孝子鼓勵四方衆志可城也凡人遺其親必不利于君壞于家必無成于國語云千人所指無病而死楊嗣昌在事可二年張網溢地之談欺市業天之說才知倫觀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衆指鳧指亂說夢捕風猶狼狽之獸倚肩俱走無

從旋其難案又何益于貞負乎陛下事事欲卓越今古又以經學範圍縉紳家庭小小勃谿尚以法治之而冐褻敎倫諸臣獨謂無禁臣雖至愚竊以為不可也

先是道周具二疏其一糾方一藻其一言不當起復陳新甲為宣大總督二疏總成使班役援會極門班役以道周方在枚下不欲上疏乃駕言會極門內監需索銀八兩寢之不能應未袂嗣昌入閣黄復具一疏言楊嗣昌不當奪情入閣總完又付班役班役見枚下之事已

畢遂將前二疏並投之至七月初五日帝召閣臣來平
臺又名五府六部都通大錦衣衛堂上官吏科等科河
南道等道掌印官協理詹事府少詹事黃道周來平臺
召對閣臣楊嗣昌以人言未至中使趣始到日午宣
入帝常服坐門內輔臣薛國觀劉宇亮傅冠及新輔臣
楊嗣昌程國祥方逢年蔡國用范復粹各次第而跽訖
黃道周奏臣註籍未允朔望宣召不敢不進曰知道了
召吏部尚書商周祚侍郎董羽宸及戶部署部事右侍

郎許世蓋兵部稱臣楊嗣昌刑部尚書劉之鳳侍郎王
命瑢等各以該部職掌再四申飭訖召黃道周跪帝曰
朕幼而失學長而無朋時從經筵夜沃中略知一二凡
聖賢千言萬語不過天理人欲兩端而已無所為而為
之謂之天理有所為而為之謂之人欲多一分人欲便
損一分天理天理人欲不容兩立係三跳不先不後却
在不照用之時可謂無所為乎道周奏曰聖學淵微非
臣所及若論天人只是義利分別為利者以功名爵祿

私之于己事事專為己之私此是人欲為義者以天下
國家為心事事在天下國家做便是天理臣三疏皆是
為天下國家綱常名教不曾為一己之功名爵祿所以
臣自信其初無所為帝曰前月二十八日准起用陳新
甲何能當日成疏道周奏曰先時要推不拘守制者已
知是新甲又嗣昌先薦他所以當日草疏要工至末時
已晚所以不上帝曰三疏皆後時始上何為拖于時道
周曰初欲上疏時因同鄉御史林蘭友科臣何楷有疏

恐涉嫌疑帝曰如今就沒嫌疑麽道周曰臣所奏關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如今不言若後時言之又怕未及所以不得不上前日言路若有言者則臣可以不言臣之有言臣不得已帝曰近來言路大開不拘何人言的當都是聽的原無避諱何爲光時不言至蔔用之後方言道周曰光時既不可言至蔔用後不得不言今日不言再無言之日且如高官厚爵誰則不樂臣織默數時亦可叨冒升斗爲光人誥命後人恩廕臣何苦以自己之

功名為他人之話柄臣所惜者千古之綱常名教臣何
私之有將帝曰清原是美德但不可揚翊我太祖訓曰
俗儒是古非今奸吏舞文弄法是此等人又曰且就清
字言如伯夷是聖人之清看小廉曲謹不受餽遺止叫
做廉不叫做清道周奏除天子大節不可槪天子所以
說他未是仁帝曰你的說多有牽扯如前云子思子一
生以誠明為本此句是了又云誠出于清仁出于誠不
又隔了一層道周曰人有欲則不誠此誠字都從清來

不消要得識有子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此即識生仁之說凡孝弟最篤實所以為仁之本有孝弟之人纔能經理天下發生萬理如不孝不弟之人無有根本如何生得枝葉故說至誠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如無根本那有枝葉又奏云譬如綱常名教從義廉恥皆是根本工事若無此根本豈做得事業也奏未畢楊嗣昌跪奏綱常二字不可不剖明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君臣列在父子之首古之君臣是列國之君臣

去此遣彼故有避色避言之義今之君臣乃一統之君
臣為臣子者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先朝楊榮蹇義侍祖
宗三四十年無一日敢離左右故有尊情之舉天下咸
諒之後來臣旅進旅退無事工三四十年之久所以人
不能諒且如成祖尊楊榮蹇義之情而竄給事中丁鉦
世宗尊楊溥之情而罷廖昌臣入京聞黃道周以行學
術為人所宗意其必有持正之言可以使臣終制而去
不謂其疏工自謂不如鄭鄤臣始歎息絕望帝曰朕正

要問他此事嗣昌奏人言禽獸知母而不知父今鄭鄤杖母禽獸不如道周又不如被逐講甚麼綱常道周奏大臣聞言應當退避使人得畢其言漢唐以來故事諫臣論執政者出聽諫官對仗讀彈文臣雖非言官未有大臣跪在上前爭辯不容臣盡言者帝曰你說了多時候輔臣說奏嗣昌奏臣爲綱常名教不容不剖陳帝曰卿才猷敏練原爲時事多艱屢有敦趣識非得已這說也不爲矯情古時人情多無所爲近日人情各有所爲

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別是一般今人邪說直附于聖經賢傳之中關係世道人心更大適周奏臣未干恥言人過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今日在上前與爾昌角口亦非難臣知為天下後世留此綱常名教天理人心而已帝曰對君有體適本前邊引綱常後邊全是肆口潑罵道周曰何敢潑罵魏徵云臣願為良臣毋為忠臣疏中只有兩句說公子開方不省其親管子比之猳狗李定不持繼母服宋時比之人梟此兩句是臣過激辛

遇明主允敢直言帝曰直言豈是潑駡道周曰人臣進
言甚難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所言綱常名教者
朝廷之綱常名教禮義廉恥朝廷之禮義廉恥如臣為
一己之私只用緘默自取富貴何苦與他爭辯也帝曰
你無端汚詆大臣又以大題目來說他不得不辯總是
別有所為道周曰宋臣司馬光有言臣若有專司則有
所不言如為論司則無不可言者臣為侍從論思之臣
與嗣昌比肩事主比不得詆毀大臣臣自少讀書于今

五十年無一言一事不可對于君親告于妻子臣二十
躬耕手足胼胝四十載親負土成墳誠不忍見有奪情
之事帝曰既如此說又不如鄭鄤是怎麼說道周曰臣
章奏于通國孟子不失禮貌孔子自云辭命吾不如宰
予臣謂文章不如鄭鄤帝曰章子是不得于父豈鄭鄤
杖母之比你說不如鄭鄤是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未
可因一人之言使主上不知是非之實帝曰陳新甲先
作兵道諳練軍情用之巡撫不幸有人倫之變不得不

達歸今日內外交訌不得不用他你說是邪徑離道楊嗣昌一薦他就是邪徑道周曰臣不識陳新甲但人正則行皆正心邪則行徑皆邪且奪情一事在司馬堂猶可在內閣則不可使嗣昌一人為之猶可又呼群引類使成奪情世界則不可臣不得不言臣今日不言使後言者亦是臣今日之恥帝曰如今的人有所為就在綱常名教道周曰自是陛下之綱常名教豈成一人之私帝曰朕正要身問你鄭鄤五倫盡絕昨日許曦等說他

罪狀甚明不知雜職到有公論大小臣工到無公論這也可恥道周曰人若為功名富貴只當說鄭鄤不孝不弟依附權臣豈不立致通顯反說不如鄭鄤正是臣無所為求人惡李絃不丁母憂于孝子徐積賜粟帛以風之臣如要救鄭鄤則參楊嗣昌非所以救鄭鄤也帝默然道周曰方今獨立敢言之人少讒諂面諛之人多臣不得不言帝曰我見師孔孔子攝行相事誅少正卯正卯當時亦稱聞人五罪有一不免孔子之誅今人多類于

此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心術不正所以夫子誅之臣生平自反置心不敢不正意不敢有私讀夫子書惟求不得罪于天子帝曰前以爾偏執稍示裁抑後閒操守隨分賜環即前日那樣暑天旁頸之餘仍成一篇文字雖不切題才亦可用還要用你不圖這樣偏矯恣肆本當學問念係講官姑着起去候旨道周曰今日臣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帝曰你都是虛話一生學問止學得這佞口道周曰臣還將忠

佞二字奏明夫人臣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的為佞豈讒諂面諛者為忠乎夫敢爭是非辨邪正者為佞豈不敢爭是非辨邪正而一味容悅者為忠乎忠佞不分則邪正亦不明此從古為政之大戒望皇上體察帝曰起來楊嗣昌曰皇上所論誠是誅意之法道周亦冒盛名望求優容帝曰這便是優容了賜瓜果點心各官謝出後召回聽諭曰今內外交訌天災地震皆朕不才不能感發諸臣公忠為國之心不智不能別辨是非邪正及

不能宣布德化不武未能剷平禍亂凡此皆朕之寡昧
朕之愆尤人心關係國運世道一等機械存心尋于黨
同伐異假公濟私朝廷純用一大臣百般誣毀若論
祖宗之法當如何處看來冠盜易治衣冠之盜却難治
也除以後再有這等立置于重典諸臣各宜洗滌肺腸
消除意見共修職掌共享太平之福諸臣承旨皆起
刑部王事張若麒糾黃道周曰頃者皇上憂軫時艱不
憚煩勞召對之後大布王言諄諄然以正人心息邪說

為治天下之大本原黨同伐異之隱情招權納賄之狡
術無不見肺肝直為道破闢邪一議尤為千古之聖帝
名賢所未嘗發端人正士所不能言者也直如日月之
當天妖狐莫遁消沮閉藏之態固已堪憐謂大家洗心
以副持守振拔之明旨何意諸臣之恃衆藐旨違經奸
言以歸過皇上而無天無地無父無君一至此極也以
臣所聞數日以來天諭既頒群黨藉藉或揶揄抄傳之邸
報而悠視或引不倫之速事而戲議通宵聚衆信口譏

誹未已也至有謂召對之日黄道周孔顔批鱗古今未
有而呈工為之理屈者至有謂聖諭洋洋何故亦作對
偶者甚至有謂聖諭中邪說依經一段不出聖裁者紛
紛擾擾日改日增要使古今未有之好話盡出自道周
之口而凡可以歸過君父者無所不至蓋倡之者飾六
藝以文奸言務在假託道理以把持朝廷而願行其呼
朋引類之計于是記誦博者附之不博者亦附之甚至
不辨菽麥者墨汁全無者亦附之以為怙權納賄之地

一開皇工下頂門之針遂大家喊吽謂老魔之赤幟既
拔山魈之纖態難藏嚇諞不靈寤發無幸遂至潑口横
加毫無顧忌倘不亟示前日召對之語宣錄列傳與新
頒聖諭共為日星之揭則肯公死黨實繁有徒或鼓煽
以惑四方或私記以疑後世致令朋串附勢之史臣徇
私載筆皇上正人心息邪說一段治天下之大經大法
且為怨望者所埋没遮掩矣夫病之大者不加瞑眩不
能立愈迷之甚者不聲猛索不知回頭伏乞皇上始終

為世道人心計深思遠慮逆睹施行日今舉國若狂莫之敢指臣雖備員末秩亦荷皇上生成之恩何忍肆其充肆雷同不言以負清時也于是降道員六級調外用

楊嗣昌奏移張若麒于兵部

綱常大義

七月修撰劉同升疏言臣備員侍從待罪二年每見皇上至孝承歡廟祀致誠頒行小學孝經風勵天下聖人心思工同堯舜臣仰窺淵源宣弘教化竊惟天子所以

為四方觀望者賴有倫紀以為之維也是為大經原本大經變通其制使倫紀之立萬世勿墜是為大權大權者權乎其經未有離經而言權者也是故孝子有終身之喪而聖人制三年之禮非過乎情之禮而不及情之禮縱有弗類必異斁制而忍于其親天性然也今臣于楊嗣昌有不忍言而不容不言者敢昧死為皇上陳之臣官史官也依阿腴脆以附閣臣則愧良史上負聖明下負所學日者衆試諸臣爾用嗣昌良以內外交訌胥

旰焦勞如人亟欲病去雜試諸方以與一致聖明之用心亦甚苦矣都門喧傳謂嗣昌衰絰在身姓名不祥非若罪敍可以凶事行之也臣所以隱忍未發意嗣昌亦人子也良心不及父死謂何必且哀痛懇惻上告君父辭免綸扉及戮香承聖意曲盡輿情矣邪政之權亦非輕于揆地也辭綸扉而掌邪政亦可效于時艱也何乃循例再疏遽入辦事服緋安忍蔑禮滅親蔑之史冊焉世嗤罵傳之遐徼四方竊笑以謂國家乏人如此大臣

自處如彼以袁崇煥之故知用于今日不見皇上之處崇煥不動聲色而忽舊乾斷于衆自皇上切責委靡而嗣昌不可以為臣今又一旦忽易置衆而嗣昌不可以為子若猶附和黨誣緘口全軀不惟身以為不可天下後世皆以臣為不可臣不及逮引古昔近如李贄尊情人望頭夾張居正尊情身名不終夫物未有本實先撥而傾折不隨之者也豈非患敗氣餒已事之明證哉國家尚何賴焉當贄居正時杭顏而犯其鋒者先臣羅文

毅倫鄉忠介尤標是二臣者和入 班行直節毅主臣生
二臣之鄉志二臣之學當言不言顏面何施且臣念及
先臣歷秋而不禁哽咽沾襟也先臣 起家及第五載講
幄四疏納忠爭冊立請冠婚東封繼起力排和議後先
忤奸輔申時行趙志皋遂致群小陷以不測皇考深憐
忠直皇祖特鑒清操得免身家之厄卒至憂憤而殞伏
遇皇上登極賜謚文節臣一介書生欽蒙皇上特恩親
裁進士第一寵錫隆盛感徹淵寥父母髮膚竭盡思報

臣之一家皇祖所保全之一家也臣之一身皇上所生成之一身也兢兢勵志惟恐有負知遇欲尸默充位義之所不敢出也瀝血拜疏冒犯新參罪無所逃然生死榮辱皆是致身之地臣亦遑恤其私也

扶名教講儲才

七月編修趙士春疏言臣草茅賤儒世受國恩蒙皇上拔置工第授臣史職二載于茲感恩自勵中夜不遑今時事多艱人情積玩內外紛擾餉匱兵單豈特一時諸

臣才力不堪陋寡識良由功名之計愈工而忠孝之性未至故也槐臣楊嗣昌釁衰絰事拮据罔效荷蒙上將達之知簡入綸扉使嗣昌而猶有人心者當念代言非金華之比罪朔有糾正之條聖經賢訓昭布森嚴自應力辭新命矣報中樞乃讀其拋承恩命一疏計數于歲月久近之閒絕無有哀痛慘怛之念遂儼然服緋到任聖人之言曰食稻衣錦于女安乎臣于是嘆嗣昌之胸無天倫目無清議而患心害理拜悖一至此也伏稀聖

祖六諭必先父母皇上初政首開孝經在閭巷猶欲敎
以人倫豈端揆可先容其掃棄臣又考之祖訓國初陞
六部尚書正二品以中書之事分隸之是今之尚書猶
宰相也景廟之朝于謙孝廟之朝劉大夏倚毗親切未
嘗以東閣處之蓋以六卿之職展布有餘名位未嘗不
足故也今使嗣昌而果才也在司馬之堂儘堪效効何
況紙上勦撫無救生民局中欺貴坐傷國體棄于封疆
無補豈云鐵輔可恭將來幾務爲重必反誚封疆可卸

旋以梯榮之計遂其卸擔之謀既無以賈嗣昌之責又無以作滿朝之忠孝臣于是更有進者仰窺我皇上軫念時艱求賢若渴不得已而破格用人奮憤起復者實由人才缺少之故臣以為天下未嘗無才而皆向來之大臣不當實心講求之過也夫無事不預儲才有事輕言破格終身之職業未見他奇而一日之機緣已蒙倖進此豈可謂用人無弊之道哉臣謬懷管見不遑詳舉敢以一二為皇上陳之今時事最急者兵餉屈指中

外但得數人而天下之事集矣膂撫者治兵之人也得其人以聽之本兵則鎮帥道將可次第問也布政使者理財之人也近來輕視監司而不精求其選計無踈于此誠得其人以聽之司農則屯鹽鼓鑄可核實舉也凡此數十人者其始莫若責之大僚之保舉而又非汎然舉之也宜倣古周官六計分其科目而辨論之如所謂廉而辨者理財之選明而決者治兵之選是也得其人而衆皆曰賢付之中外職掌可也得其人而未敢遽信

其人則但置之班行時賜接見款奏明試深觀而默察之嘗使所儲之才多于所供之職又安用此衰絰之夫宣勞王事乎于是著令甲永禁奪情綱常名教昭然白日豈非大聖人立法超出尋常萬萬哉臣所謂豫應講儲才之法以禁奪情者此也臣新進孤立何敢輕瀆宸聽惟是結髮受書臣父隆美嘗教以臣祖先臣用賢當神祖初年輔臣張居正蔑倫起復臣祖慷慨建言為鄒元標諸臣之倡幾斃杖下腊其敗肉以示子孫臣雖愚

陋敢背家學而忘先訓乎如今者坐視權臣蒙面入直綱常掃地而囁嚅不言是上負堯舜之主而下忝所生矣有臣如此又安用之冒昧愚忱罪無可逭伏乞聖明垂照

風俗囂凌

八月給事中孫承澤言天下之治亂關乎風俗風俗之淳漓則以語言為端故有道之世庶人不議農安于耕士安于庠家庭多孝弟之子十室有忠信之士風俗恬

美而工始不勞而治比至晚季恥敎厚而尚浮澆昧廉
讓而爭構鬬紛紜糾纏莫可名狀而無如近日私禍及
越恭之甚者也閭閻睚眦所爭有幾乃結連訟師裝點
多致獄及閨門曖昧之事恨及陰謀不軌之情合當之
者羞縮無地徬徨無門或多方以行成爲不則刊板廣
布影聲相吠即今巷陌之口柘迹載衢皆奸惡情以挾
誦者也富民懦士貞夫節婦不知幾爲吞聲矣至于登
聞有鼓封敵有司原以通民隱也乃無賴奸棍巧行

其傾陷或陰託為護身如適日劉更榮孝春瀾等猶曰自為穴中之關也甚至市棍而許御史部民而効縣官路將而叅主帥已墮之主簿而挾選司名分倒置綱紀蕩然從前所未有也總之風波之民易動而彝釁初起不過傾陷在人心漸戚則江河在世道臣之所大懼也伏望皇上嚴賜禁飭有敢仍行私揭即同匿名文帖論有借工疏猾住京師私行要挾者五城御史即為補治庶奸宄清而善良安風俗淳而綱紀肅矣臣尤有說焉

民生之算也蓋以地方有司知刑罰而不知教化尚事功而不尚經術則求民者淺而治民者淺耳民有自然之良不倡率則不見臣以為社學之制當與聖諭之條宜亟也蓋社學為蒙養根本形端則表正在地方官植聘師儒將歌頌小學日習月課為之措給廩餼時稽勸迨如近日雖陳道臣張鵬沖以所屬之互鄉頑梗難治設學教習一時向化亦其明驗也聖諭六言最切日用之事聖經賢傳悉括于此地方官宜敦請有德鄉紳或

高年儒碩明白詮解廣爲闡發如往年陳留令韓一艮
每于朔望親至伊尹廟集衆講解數年不倦至今陳留
民風淳樸雅不好訟亦其明驗也蓋教化行則刑罰可
措經術正則事功自興如此而風不移俗不易臣不信
也惟此二事雖屢奉明旨鮮有實力舉行者故功效不
彰宜世道人心凌兢若此語曰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
三代原不易治而治伏留意施行

鹽觧劄彂

八月南給事中張焜芳糾史埅曰鹽觔中有割沒一項而埅之賍已踰二十餘萬矣割沒之名何自始舊例鹽每引每包重四百三十斤而秤掣之時包中偶有一二斤者亦不許混帶必割沒入官立法何其精詳稜別何其嚴密然總以杜私帶之弊非以恣額外之徵也既以割沒充賍罰供巡用之取用而髙歎舜等業數踰十餘萬而爲監臣楊顯名所糾揭然亦未至如史埅以代庖之官半載之內而巧取至二十餘萬者埅惟垂涎割沒

但利其多不利其少于是甲夜意旨不用秤擊坐定斤
数每引不下二百斤而鹽遂任其夾帶奸商透恣行細
載故每包必致人力不能扛抬甚而聚多人就地推輦
者有是理乎是巧借劉沒之名大縱私販之實矣所以
正供愈歉而鹽務積弛致國用受詘聖躬積憂垂之罪
可勝誅乎又如納級中書汪之機藏貲富豪與大奸劉
小二腹心相依私圖私販猾官虐民道路側目是輩以
巡方重臣正當訪察而反與之迭為賓主秉燭夜遊流

違酬飲乃至出姐侑觴穢褻堪嗤迨至臨行賍私數十萬杠寄頓其園亭致檝之熾㪚愈張而私鹽與販公私冀忘至今日劉小二始被監拏究而檝仍漏網也諭下部行察詞臣楊士聰復列欵糾之葦史臺職追賍鞫
　愼重恤典
八月錦衣衛僉書王鵬冲為其祖永光請䘏帝曰王永光已削加銜間住王鵬冲何得借修城濱請
　誠訓勲戚

八月諭戚臣皇親駙馬之家姻聯帝室祿享天潢金玉輝煌富貴全倫週視閭閻光景不啻天淵亦云足矣彼仁人君子當此遭際必小心守分不負國恩厚穰養儉以保身名眞可嘉尚乃有不安分義蔑禮棄法或滋擾官府或妄覬朝權甚至縱令積惡游棍魚肉小民收受無影投獻硬貼告條平白覆占或虛寫文契或擅行鎖拷京中科道瞻徇瞞職不肯糾參在外有司畏忌存心反為護衛聽彼煢煢小民含冤抱恨惟詛謗呼號而已

不知天憲降殃國法罔貸幽則後嗣斷絕顯則身受刑章人見交責卽捫心自悔嗟何及矣朕念此已久欲敷未及茲爾諸快見我宣宗章皇帝外戚事鑑一書分別善惡各有徵驗其禍福之于善惡也如影隨形真足示勸戒者特令刷印頒賜凡我戚屬時切省覽勉力爲善鋤去惡端蓋不干法紀卽是尊君不思害人卽是積德倣做前賢以爲後嗣之計仰遵祖訓以貽門祚之安不出日用尋常之間卽獲悠久和平之福在國忌禮無虧

手己身名俱泰何其美也欽哉

又諭嘉定伯周奎左都督田弘遇右都督袁祐曰近以戚臣不請將頒書勅戒之意爾三家尤非他比遵旨還吾注望將敕即應時集宗族宣揚書勅事理孜孜講解件件責成務使子姪俱成仁讓之風祿籍近戚可為深親之倡但泛視故為明違暗背祖朝之制其誰敢私各宜有發勿辜朕意

嚴禁冒籍

八月諭禮部冒籍原有嚴禁以後有異省改學者俱着察究

倫常為重

九月河南道成勇疏言竊惟天地所以不毀者人為之維也人類所以不絶者禮為之維也故記曰禮者猶體也禮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知所以自別于禽獸者禮而已矣禮莫大于倫倫莫大于君親未有不知有君親而可以齒于人類者也今天

繩樞甕牖之子匹夫徒步之人有人焉指之
親則怫然作色何也恐不可齒于人類也況僭號朱國
之鼎四方是維天子是毗者而首認其名乎臣謂欲避
其名當無其實者實之有而名是避又從而箝人之口
廟堂即不議之草野得而議之縉紳即不議之庶人得
而議之當時即不議之後世得而議之白簡之糾彈可
箝胥吏之斧鉞可箝乎臣始謂輔臣楊嗣昌不知有君
親之人也固不敢以忠孝責之今見嗣昌既中有仁不

遺親義不後君語反覆辯論無非避不忠不孝之名然則嗣昌猶知有君親也猶可以忠孝之言告也臣不敢剿襲他人之說但就嗣昌之疏以詰問嗣昌可否嗣昌謂古之君臣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是三年之喪可行于古不可行于今也不知嗣昌所行者何古所指者何臣所據者何代之經所遵者何國之典豈非聖諭所謂為一邪說者唐虞三代未聞奪情起復之事姑且勿論漢唐宋皆一統也有宋去今未遠即以宋言之遵禮經而

不起後者富弼劉珙也循故事而起復者陳宜中賈似道也嗣昌將以富弼劉珙爲忠乎抑以宜中似道爲忠乎嗣昌雖巧文甚辯必不敢以富弼劉珙爲非而以宜中似道爲是宜中似道固無所逃于天地先得嗣昌之所得同然矣不知富弼劉珙當時安所逃乎信如嗣昌之言是天下凡爲臣者皆不當終三年之喪終則爲後君不爲臣先聖之詩書可焚先王之典禮可廢不舉人類化爲禽獸不止也留一嗣昌而生天下不臣不子之

心何如去一嗣昌而樹萬世為臣為子之鵠嗣昌之安為附和而不讓忍為飾說而不辭者豈自以一身之去留係社稷之安危而天下之所無乎將嗣昌之學術天下無耶嗣昌之經濟天下無耶嗣昌之品望天下無耶忠孝之道不明無問其學術矣秉樞兩年一籌莫展邊警頻告流氛披猖無問其經濟矣清議不畏名教不畏經典之訓詞不畏萬世之公是公非不畏無問其品望矣嗟嗟嗣昌去則所全者大既進于子道亦完于臣節

不去所失者亦大既為今日之賊子而敢于排群議必作他日之亂臣而敢于變舊章孰可忍者嗣昌既不知有親矣又孰猶子之詆事程國祥三十年者何也豈非為其父之同籍乎謀行讓坐何此時猶知其親欲廢朔廷之禮以伸其私情也豈孟子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者此臣之所大惑也臣極知言一出而禍隨而不忍默默者臣恃皇上將恩改置言路是以言責臣也君有責于其臣臣有死于

其言事關綱常倫理不言更有何可言者不識忌諱出語戇直蹈鑊斧鑕臣所願甘

三案謚典

九月刑科給事中李清疏言伏讀所訂記注天語諄諄擧光師孔子為言夫孔子春秋一書定二百餘年彰癉今者謚典一事亦有二百餘年未結之勸懲焉在皇上一昭定之臣約略其說厥有三端可使時日之謚核無稽而騰于開卷翕于衆論者其一為太祖之龍興泰運

也勲名所聚也其一爲成祖之飛戰草運也忠義所動
也其一爲世廟與皇工之龍潛毒霧方濃離明未耀家
運也鉤黨所起也則所號開國殉難及慘死諸臣三桑
之謚典所宜急與定者矣以言乎開國時屬草昧于謚
多缺當舉太祖之成言以補缺謀略無燮文章第一非
御對所以襃陶安乎傅一廖二非御製平蜀頌所以美
傅友德廖永忠乎效忠致死每念不忘非聖諭所以悼
韓成乎此四臣者均宜有謚若張居昇以建言瑣獄則

一訓導耳丁曹郎以夜元執兵作戰鬬狀則一樞密同知耳謚一訓導而後此直披樓為寒蟬寂而仗馬緘者可愧也謚一同知而後此橫玉珥貂穴中鬬而胅下伏者可愧也從茲追維如輩謚為勝孫發等不過十餘人而可以定開國謚典矣以言乎靖難時屬革除于謚尤疑當奉成祖仁宗之定論以破疑團縶于寧若在朕當用之非成祖追宥其意者于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平敵非成祖深惜其才品于方孝孺輩皆忠臣也非仁宗

重嘉其烈者于此三臣者均宜首謚至若龔詡之不屑城門一慟一衛卒耳王良黄觀之妻之投水與胡閨女之毀形不嫁則三弃流耳謚一衛卒而後此改頭換面身冠裳而心市井者可愧也謚三弃流而後此覆雨翻雲貌簪纓而身巾幗者可愧也從茲遡推如鐵鉉陳迪暴昭三尚書輩不過二十餘人而可以定殉難謚典矣若夫慘死一案其經諸臣屢陳者近時人耳然以天啟之末參正德之季則如御史蔣欽指揮張英以及陸震

孟陽何遵等皆誅而死者也合之左光斗萬燝黃尊素等可共作一慘死桀蓋强項之梃骨鐵漢之喉肝背撐持世運一鎖鑰也撩虎牙者固封章可采入狴穴者亦姓名可稽而衰褒未倫何處可尋馬鬣之蘭半雜難人為乞龍章此弔古愴今者所興感于蓋蔚零編荒烟衢壑而欲代為呼籲也伏乞勅下禮部將三案諸臣臚列大槩刻期上聞至于去取予奪一聽上裁異日書之史冊曰崇禎某年謚開國諸臣若干人又謚靖難慘死諸

臣若而人甚盛舉也蓋所舉止十餘年賢與而所指乃數百年遺業知非明斷並出之皇工固不能定此善與不善之謚耳若夫孝慈長恃熟而驕耽炳文聚成而耄然前功自不可掩宜予中謚可也胡廣始悖周是修約而有愧死友維負解縉子婚而有慚生女亟奪原謚可也陳瑛蛇吻蝎尾肆發逢干卒無逃于好還徑加惡謚可也此又推皇工旌善癉惡惡與惡謚之旨而分別言之將皇工 旌善癉惡治往勸來之書與孔氏春秋並貽

垂不朽矣

開採鼓鑄

九月工部左侍郎張慎言疏言近以司農水衡告匱議開採議鼓鑄議屯田議開墾議鹽法者既發言盈庭矣臣竊以為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今日之計當標本兼治而後可治標以救目前之急而治本以為經久之圖語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蓋為百年之慮者止可救目前止圖補苴目前之急嗣且有不可收拾者焚林竭

澤終非本計也惡字多踰限光以開採鼓鑄言之臣以爲開採鼓鑄果如諸臣之言國家獲倍稱之息亦無補于得失之數何以言之遠者不具論計三十年前米斗只百錢耳且有不及百錢者近年以來斗小而直踊且騰至三錢矣若以原斗較且將四錢矣是今日金錢四萬止抵當日一萬之數古者百里不販粟近所在飢荒至販粟千里之外何以致粟死而金生也今日不耕生粟之法而專恃一切開鑄之術致使金高于斗亦復何

蓋昔人有言使我爲治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此有至理不當以人廢言也若使千倉萬廂百室盈止米價仍復先年之舊是一萬金錢可抵四萬之用不已便乎况開採未必獲什一之利而種種之害不可勝言矣至若鼓鑄之言利者雖言鑿鑿可聽然臣以爲今日非錢少之患政錢多之患也試觀中外遠近萬貨皆貴不止百穀至布帛蔬果無論貴賤軍民一日不可缺者當日窮鄉下邑之民以中人之產餘夫之田經營節縮八口

之家飽煖而有餘今日以中人十家之產八口之田殆蹶而不足且散而之四方為溝中之瘠者不知凡幾其故何也蓋穀生則萬物皆生穀貴則萬貨皆貴貨少而日益貴貨貴而錢日益賤也當年傭者殆一日之力得錢三十工下而可以飽其妻子今且倍于是而不能求一日之飽推此類其言之則過兵一日之餉倍于往者三日而尚不可而國家安得如許金錢而餉之也况兵之數不可紀極于極言之在民則不農不農且將為盜

比既為盜又當賞勦餉不可弃在兵則日噪噪則且將逃而叛比既逃而叛往者之餉已不可追而又當有追捕之費再募之費兵民盡為潢池之弄百姓因而不得耕而若于加派征調者又無論矣若使兵不噪民盡歸農百穀皆生現在之金錢臣以為足用若百姓不農且迫而為盜雖錢加江河之流臣以為不足且不止于錢之不足而已記萬歷年京師制錢以錢六百抵銀一兩今則增至八百文矣且復有奇零而河南山以西有至

一千四五百不等者此何故則錢多與私鑄之患也今無法而使錢與貨日多而錢日貴而尋講生錢之法政使就銅山而鑄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將奈之何孟軻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所謂不可勝用者何物也非珠寶貨幣也不過菽粟而已故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菽粟生則金錢日益生非真日生也有無相易貴賤相權而相生而遂裕于

流水之原着若叔果死則金錢亦死非真死也子母不權本末不相稱恐金錢無單行之理末重而尾不掉勢固然也

開墾荒田

慎言又言開采鼓鑄臣已言矣至開墾屯田之故臣謹再議之臣以為開墾是也然今日已熟之田民之棄而不得耕者又不知凡幾此皆各有故不求其故而欲驅單流殘破之子遺榮而饁婦子于南畝徒使之皴耕太

息而已而漫曰開墾是圖未獲之萬一衆已成之膏腴不亦左乎今日之政但使土著無所苦而不逃既逃亡者無觀望而復業雖閭里未必駢有畝樓野被之盛國家未必便有貫朽粟紅之致然是庶是蘇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民日歸農而賦稅徐足又況于免盜賊之患勤捕之餉乎至屯之政盡難之矣前縣丞洗時其言亦待之有故今天下衛所軍屯之法壞之已久矣若按祖制而核之不止無屯亦并無軍矣不止閩他人以屯有狀

何田在何處即間之軍而軍亦有不知者矣又祖制屯田膏腴如山西澤潞土瘠民貧而寧山之屯則在犍縣獲嘉滕州之屯則在廣平大名是也軍已無屯不盡豪右占買亦有平民兩平交易者但此非一朝一夕之故父子相繼已為永業今若一旦以國法繩之使之田盡歸軍治之罪而勒其原價國法所在彼亦何辭然田非止一畝也人非止二三也承為世業已非一日驟奪而置于法恐生事端且非人情又況奉行不善其間追呼

拷校凌虐需索又奸民變亂指非屯為屯又以屯為非屯方今天下脊脊多事豈宜復開此亂瑞乞勅令諸臣講求其故不必別設官僚但以本省撫按司道于原勅內添此一欵嚴切責成撫按下該道該道下郡縣一道即清一道之屯足矣軍之有屯而不能耕也如敗蕩之子其祖父貽以千金之產不能守而鬻之他人即使族之長者贖其故產而與之已而又復蕩盡今日之屯使贖而盡歸之舊軍決不能守贖則償無所出奪則又非

情理合無但清核其原屯之數在某縣某人者于民田之外另置冊籍照民田之例而增其賦盖河南山東等處其徭賦僉馬諸額皆計田而派民之所以利種屯者以有民田之利而無里甲之雜差且賦額以輕今或使如民田或稍加焉隨民之便而裒益之可也但此是不得已之計而祖制衛所軍屯之法無復有譏爭之跡矣臣生居僻野不習衛所之事勅令諸臣考求要使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既無大壞于祖制而又便于軍民焉

可以權今日之急亦便計也

疏通鹽法

慎言又疏近議鹽法者亦多言業稱矣然計天下之鹽法河東不同于長蘆長蘆不同于兩淮兩淮不同于兩浙乃其要領則可一言而盡曰恤商而已國課之所以不虧者鹽之行也行鹽者誰商行之也商之所以能行者亦有厚利也故商得重貲而鹽自行非官能使之行也鹽行而課自足非從嚴刑峻法可使之不虧也故曰

在恤商而已雖其間科條不一而大指總歸于是猶之
延賦者在盡地之利欲盡地之利者在得農之情而農
得竭其力欲得農之情而竭力在去其農之害鹽法亦
然欲課之無虧者在得商之情而去其商之害故案鹽
者不必官別尋一整齊之法即以行鹽之法仍由詢于
商若何而行若何而可以經久若何而可使私販不禁
而自止因其勢而利導之即有奸商積弊但去其太甚
使之樂而喜從事自下令于流水之源矣盖鹽商與官

買不同皆據數萬之首以求什一之息重廉恥而惜體面以故多一官則多一害稍加凌虐即行重賄以圖苟免無可奈何稍稍解散以去即以一切法繩之亦止得一二年之利而其後商散而賦遂以不繼此所竭澤而漁者也猶記萬曆末年有袁世振者行之半年新舊之引帶銷而課之解太倉者幾倍于曩時其後法既敗而世振憤用斥小徵人去而法已更矣其所謂綱法者臣不知其詳然淮之父老必有能悉之者其時世振為官另

設于運使之外令但責運使而派其選令御史提綱于上訪世振之法而輕重布之不必再設多官足矣但其法雖具而不能如世振之善行則法如人何矣若以錢法行鹽法此必不可行之數也況于揚州設爐三百座又使所在皆鑄可乎錢者利器也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使刀筆之權不操于國人人得而操之無論制錢益壅而不可使行私錢布滿天下雖取犯者日誅之不能衰止天下事皆當以無事行之非真無事也因其時使

才民因有事若無事耳若禹之行水決汝漢排淮泗豈曰無事而孟軻曰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殆因水之勢而導之俾覺其無事故曰法曰政曰利曰禮皆以人情為主語有之王道以人情為本至哉言乎是在計臣條畫之也

狡賊偽撫

十月京師戒嚴召孫傳庭洪承疇入援合兵五萬為先後出潼關北上流賊曹操聞之謂為剿己也率九營從鄖

陽淺渚亂流而涉突走均州叩太和山提督太監李維政乞撫維政為言于文燦文燦檄止諸軍曹操九營俱就撫文燦工言請貸其罪令諸將宴曹操于迎恩官署授操為遊擊將軍供億甚備曹操名羅汝才既授撫分屯群賊于房竹保障自言不願受官受餉願為百姓耕田此中而已文燦一切羈縻檄汝才解散脅從諸衆簡驍壯從征立功汝才不聽因與鄖陽諸邑居民分地錯壤而居時張獻忠屯穀城汝才與遥為聲援撫治鄖陽

戴東旻奏曰曾操就撫不從解散之令願為百姓耕田此目前盜鈴之說耳張獻忠入據穀城屢檄不前其意將有不可言者然數省大寇環聚二三百里四面合圍實有釜魚阱獸之勢以臣見在兵馬再令督臣發秦兵由興安馳赴協同掃蕩實為蕩平之機也疏下部知之先是兵科都給事中姚思孝論張獻忠必叛疏云天荊襄天下重地往代爭雄之要區也秦豫蜀交會于斯根般兵餉絡繹于斯近聞楚寇運船百餘沿江而下即使

人心底定訛言蘩興尚當遴才擇將以重虎豹當關之勢而降丁來棄一戰未建一奇事事懷疑飾詐盤踞恣驕乃畀以天下要害倚爲一方干城此言朗爲未識使其出于要挾牽制計無復之而不得不應也則其害不可言矣天下有如是掣肘如是迫脇而尚可幸撫者伏乞皇上速詰理臣獻愚晉許四千從軍何至今不受調遣治臣數月安揀何旨無奏聞挾臣原開歸農回籍從征三欵何尚無確數併近日情形立限諸臣詳悉星馳

務癸尚再遲疑蒙混粉飾代請究竟水落石出必有受其咎者國憲具在衆目何所逃罪力銷撫事一結無與吾事也

詞臣啟用

十一月編修楊廷麟上圖勝代誅一疏其末云陸贄有言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今國有安勢而乖鮮任人如嗣昌經理闕永者三年督師陽和前嘗及周矣未聞尺寸之利一戰之功也營田可為而不為猛

士可致而不致善事責人逃責旦夕敵至則引巾幗自覆耳由此自棄何以責人凡天下之功不成于知而成于愚愚者之才不生于巧而生于學今人意不能愚敵識不足以致其明而朝之刑無以使之畏法而死敵即復不學致恥不足振其勇四鄰之辱無以使之因敗而為功師之工六既濟之六三聖人戒之曰小人勿用今大敵未克出險用衆陛下以安危所在付之二三庸人一手可為寒心昔諸葛武侯之言曰集衆思廣忠益自

古聖人必稽人謀伏望陛下毅然內斷于志先治其內以治其外使諸臣以學自衛以恩衛國三捷之章宜曰乏人矣疏入改廷麟為兵部主事尹宣大總督盧象昇軍前贊畫未幾象昇遇大兵于賈莊死之

請行欽卿

五月刑科給事中孫承澤疏言臣當夜事万始因思以職掌為撒稱有兄刑獄蓋天下之道惟禮樂兵刑如刑失其宜名為兵端雖禮樂之中和無以布優優之政故

古聖明罔不慎重刑獄或曰折獄　刑或曰議獄緩死
寬之赦之使天下頌好生之德而惕雷霆之威非取必
于姑卹也如服其心殺之而不怨書曰五刑五罰式言
貴當也邇來人窮物競易與爲非往往自捍法網而大
小臣工或不自愛慎孤負聖恩間有一二于法以明朝
廷之憲典具在乾剛獨攬臣民誰不感激而惕息哉臣
去年留寓在京見皇上清理之詔一須一時得釋者千
餘人路傍巷語以爲聖朝第一美政不特此也出學臣

衰雖成于法而謗書不能誣人矣寬刑臣鄭三俊道臣曾櫻于私窩而不以一事沒其生平矣即令堯舜復起不能有加臣仰體皇上之心必欲仁覆之心也刑法不得已而用之也凡司刑諸臣或拘于文法輕重不得其所麗而皇上以大明照之賜之駁難以求其當獨是明罰勑法之人心也而諸臣或妄相揣摩過于疑畏以是有經歲累囚不敢即結者何以成法之平而使人自不覺 故臣曰臣子不善用法以格皇上之仁也現今圜

扉之中藏繫將滿其中豈無冤抑實干天和伏乞皇上
憫此愚蚩引開一面立勅再為清理其徒流各罪速令
遣斷其人命非下手奸盜非原贓務令真偽立分則所
生全又不知凡幾矣至于逮繫各臣其事各有本末其
罪各有應得決宜早令訊結勿令有應得之罪而不即
定其案致有可矜之情而反不盡為解網也是留獄也
豈我皇上之心哉如刑得其正臣下之章朔上而聖斷
夕報可也即臣工果有真知灼見為當而非私徇非以

聽決即皇上以為不可而亦三補牘聖明而必不以為瀆聒也秉公而執者臣子之道也威克厥愛者聖明如天之仁也寧有成心于其間哉臣見邇因星變致勞皇上素衣避殿實 修省則清理刑獄實弭災之大端也臣在刑言刑直攄所見伏惟皇上採酌施行按此條當補入四月并題新政條下